



我喜欢音乐是遗传了母亲的艺术基因,母亲生来就爱唱歌,耳濡目染影响了我。

母亲的歌

曹锋

了。”母亲抱着弟弟,姐姐拉着我,我们说说笑笑地走回家。路上,母亲轻声演唱刚才的内容,月儿升起来了,大地亮堂堂的,母亲的歌声像月光一样纯净。

我问母亲:“那你记恨外公吗?”母亲淡淡地说:“记恨什么,不能在台上演唱,生活中还可自娱自乐呀。”

但是,娘看我们的眼神里,没有温度,没有爱,而是让我们胆战心惊地琢磨:三姐怎么又闲着?四妮去干什么了?五妮咋那么磨蹭?不是娘不会爱,不懂爱,而是那个时候,一个生活在底层母亲的忙碌,只能是驱使自己骨肉为了“活下去”而共同拼死挣扎。

后来我参加了工作,每次回家站在大门口,都能听到母亲在小声哼唱民歌《绣金匾》或《兰花花》。尽管声音小,但是音色依然纯净甜美。我站在门口一定要等母亲把民歌唱完,才敲门说:“妈,我回来啦!”

那么当年外公同意母亲去剧团,那么母亲现在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艺术人生吧。

娘在我的印象中,从来没有年轻过。一年四季,都是疲惫、忙碌、憔悴的,一双手苍老粗糙如树皮。

所有形容女性美丽的词汇,在娘身上都不适用。每天早上天不亮娘就催我们起床,不起床掀开被子就打。然后逼我们去干永远也干不完的“零工”——糊火柴盒、拾煤渣、砸石子、锁扣眼……

娘真的很善良。街坊邻居谁家忙的帮过。帮“丢了魂”的孩子叫魂,帮头疼的妇女在眉心处放瘀血,帮人剪鞋样、花样。即使乞丐走到我家门前,也不会空碗走,家里真的没有一口吃的,娘就会叫叫花子碗里倒半碗开水,让他喝着暖暖心。

但是,娘看我们的眼神里,没有温度,没有爱,而是让我们胆战心惊地琢磨:三姐怎么又闲着?四妮去干什么了?五妮咋那么磨蹭?不是娘不会爱,不懂爱,而是那个时候,一个生活在底层母亲的忙碌,只能是驱使自己骨肉为了“活下去”而共同拼死挣扎。

四月燕子在微雨中归来,栖在老屋梁上的旧巢里,呢喃声声呼唤不停,独不见每年迎它回来,喂它小米的娘亲。

丁香在春风里长成紫色的忧伤,从瓦檐上缓缓滴落,从窗棂里送去阵阵幽香,独不见织机上舞弄金梭娘亲。

相思如蔷薇花在春风里放肆,把思念伸到了老屋的角落存见,一夜风雨落红,遍野苔藓斑驳的庭院,一如游子哀伤的心泪。

思念如炊烟缕缕从心底升腾,浓稠的僵硬在村庄的上空,无法排遣的愁绪,纠缠的比葡萄架上的藤蔓还乱。

坐坐娘亲坐过的小竹凳,有一丝熟稔的乳香直透肌肤,抱抱娘亲栽下的老梧桐,

我给很多人说过,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渴望母爱,是奢侈和不道德的。

我家曾经发达过,娘是老板娘,穿着绣花鞋和绸缎衣衫,摇着芭蕉扇,吃着油馍馍。后来世事沉浮,我家除了一堆孩子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加上来“避难”的表兄妹们,十几个孩子,上房骑墙,爬树掏鸟,吵嘴打架,大槐树下的院子总是尘土飞扬、鸡飞狗跳,娘每天把我们骂一遍,打一遍,就是极其繁重体力活。更何况我们嗷嗷待哺,迎风见长。十几人的吃饭穿衣,就是压在娘身上的两座大山。纺织、织布、染色、裁缝,哪一件衣裳哪一双鞋不需要娘点灯熬油,千针万线。常常这一件还没做好,那件已经穿破了。我们总在抱怨自己穿着破烂烂衫,丢人现眼,可我们哪里知道,自己穿在身上,吃在嘴里的,都是娘的血、娘的肉……

为了我们能活下去,娘做过那个年代底层家庭主妇所能做过的一切苦力。除了监督我们姐妹们不停地打零工,娘还在街道上摆茶摊、替别人看孩子、帮人背东西,带领我们姐妹们起五更爬半夜,夏收捡麦穗,秋收捞红苕、拾豆子……娘还挑着一担西红柿,扒煤车坐到铜川,卖给煤矿工人,再扒煤车回来,娘每一次回来都在深更半夜,浑身漆黑,眼睛血红,像一个女鬼,我吓得不敢正眼看娘,但是娘很开心,兴奋地掏出一堆钢镚和毛票,蘸着口水数完,骄傲地告诉我们:“这一天一夜,赚了三角钱!”

让孩子们都活着,这就是胜利!它是娘用命在搏斗的底线。

我曾经问过娘,“你不会睡觉吗?”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娘熟睡的样子。即使半夜醒来,娘还在豆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裳。娘偶尔会说起自己的“幸福时光”,眼睛突然明亮一会,倏忽又黯淡下来。长叹一口气说,“做梦哩,做梦哩!”我不懂娘的苦,更谈不上分担,只觉得自己可怜,做不完的活,睡不够的觉,永远穿旧衣裳,还有院子里的两棵老槐树,叶子总在落,鸟儿总拉屎,我总是不停地打扫……

社会终于翻天覆地,艰难的日子也终于熬出了头,姐妹们陆续参加工作,我上了大学,娘的脸上有了笑容,脸色也红润了很多。读大四的时候,八月十五我回家,借了同学的照相机给娘拍照。娘换了压箱底的阴丹士林斜襟大褂,蘸着水把头发梳光,然后像一个孩子一样,任我摆布。我把自己的眼镜让

夜,浑身漆黑,眼睛血红,像一个女鬼,我吓得不敢正眼看娘,但是娘很开心,兴奋地掏出一堆钢镚和毛票,蘸着口水数完,骄傲地告诉我们:“这一天一夜,赚了三角钱!”

让孩子们都活着,这就是胜利!它是娘用命在搏斗的底线。我曾经问过娘,“你不会睡觉吗?”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娘熟睡的样子。即使半夜醒来,娘还在豆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裳。娘偶尔会说起自己的“幸福时光”,眼睛突然明亮一会,倏忽又黯淡下来。长叹一口气说,“做梦哩,做梦哩!”我不懂娘的苦,更谈不上分担,只觉得自己可怜,做不完的活,睡不够的觉,永远穿旧衣裳,还有院子里的两棵老槐树,叶子总在落,鸟儿总拉屎,我总是不停地打扫……

社会终于翻天覆地,艰难的日子也终于熬出了头,姐妹们陆续参加工作,我上了大学,娘的脸上有了笑容,脸色也红润了很多。读大四的时候,八月十五我回家,借了同学的照相机给娘拍照。娘换了压箱底的阴丹士林斜襟大褂,蘸着水把头发梳光,然后像一个孩子一样,任我摆布。我把自己的眼镜让

娘带上,让她左手拿着鞋底子,右手在头上匕针,想着创作出一副“慈母手中线”。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,极不好意思,但是还是红着脸做了。

我以为生活从此就柳暗花明,娘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。万万想不到的是,我工作后第一次给娘汇去20元钱,娘接到了汇款单,却在当天晚上去世了。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还是上天自己粗心犯下的错误?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这种诛心之痛,一生不会减轻一分。

娘啊,您的一生太伟大太不幸了!您在全家最寒冷贫困的时候,焚膏继晷,碎玉裂帛,将我们养大,却在曙光刚刚普照的时候,抛下我们,倏然而去。

我现在很幸福,衣食无忧,双手柔软细腻,手背上有几个肉窝,朋友看了总会说,一看你就是没有吃过苦的人。我无语,只是会想起我娘。我娘那双粗犷坚硬如同树皮的双手!多少母亲,都是用这样一双双手,支撑着自己的家庭走过一段最不堪的艰难岁月。其实,所谓的社会文明进步,所谓的岁月静好,没有多深的学问,只看看女人的手和脸,是不是光滑柔软、红润细腻就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娘,我知道您在天上望着我们微笑,可是想起您为我们受的苦和罪,还是心疼啊……我的娘!

丁香雨中的思念

芳闻



谁说梧桐花开了,娘亲在紫色的霞光中走了?分明,在那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田,娘亲一遍又一遍呼喊着乳名……

从村头延伸到远方的路,风雨里永远站着娘的身影,慈爱的目光在夕阳中扯成长长的光线,儿就是那飘向远方的风筝。

大风阁观景

王雄文

屐痕处处

在古都西安,南有大雁塔,东有长安塔,在北边则有一座大风阁。初夏时节,我来到西安西北方位的汉城湖,大风阁就矗立在这湖边,远远望去一座古色古香的宏伟建筑高耸云天,令人震撼。大风阁建成于2012年,是汉城湖的标志性建筑。主体高度相当于西安大雁塔,形制为汉代建筑风格,威严古朴,庄重气派,取意于汉高祖刘邦《大风歌》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意境。大风阁地上七层,地下两层,底座是象征古城墙的石砌台座,内设陈列室。整个楼阁的骨架采用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,高64米,比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还高出10米。

从外表看,大风阁有典型的民族建筑色彩,而内部结构却是现代化的。阁内设有两部电梯,可供游人乘坐,当然也可以步行登楼,阁内还有现代化的照明、供水、通风、消防、卫生等设施,整个建筑显得雄伟、瑰丽、典雅、端庄。

阁内设有多个陈列馆,一层为《天汉长安》多媒体演示室,二层主要是丝绸之路博物馆,其他层布设有汉代服饰、汉代军事、汉代帝王、汉代典故等图片、实物展示以及西安水利陈列展。特别是丝绸之路博物馆,环绕整个大厅,以图片、实物、模型、光影动画等形式,将古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古罗马的历程演绎得淋漓尽致,让人流连忘返。

大风阁所在地是西安的一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,这里曾是汉代漕运的古河道,也是汉长安城的护城河,随着历史的巨变,已成为一处遗迹,后成为西安调节城市雨水和排污的蓄水池,名团结水库。由于长期排污蓄水,库底淤泥淤积,岸边杂草丛生,环境严重恶化,从2006年

起,经过七八年的治理改造,一跃成为风景秀丽的汉城湖景区。

如今站在大风阁最高层的回廊上,举目眺望,汉长安城遗址尽收眼底,远处一座座高楼林立,十多里长的汉城湖波光粼粼,垂柳依依,一座座桥梁如一道道彩虹,人们乘船穿桥而过,人在水中行,如在画中游。这里有汉武帝大型雕像、汉风水韵喷泉、巨型木制水车、汉城墙东南角遗址、秦岭山水微缩、楚汉风云、瓦当印象、湖心岛等景观。

眼前的风景让我陶醉,也令我沉思。当年汉高祖刘邦叱咤风云,纵横天下,定都长安,开创了一代伟业。后又有文景之治、汉武帝盛世,以及张骞的西域“凿空”之行,开创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,沟通了东方与世界的联系,彰显了中华强盛与文明。

历史的车轮,碾碎了多少烟尘,古人远去,山水巨变,被时光磨去了两千余年的风景,今又复而归来,愈加生动醉人……

寓言

屠夫套狼

陈仓

猎人空手套白狼,屡屡得手,声名远播。屠夫艳羡猎人的成功,停工歇业,尝试空手套白狼,复制猎人的成功。

屠夫所理解的空手套白狼,不需要知识,没有技术,只用绳索,不带其他工具,不挖陷阱,不设路障,不用诱饵,轻而易举,没有成本,没有风险,只有异乎寻常的成功。

第一次出猎,屠夫不知白狼习性,弄不清白狼活动规律,白跑路,空等待,空手而归。第二次出猎,屠夫凭想象,瞎折腾,不得要领,白狼受惊逃窜,屠夫空忙一场,败兴而归。第三次出猎,屠夫急于求成盲目蛮干,结果,被凶狠的白狼咬断一只手臂,受伤而归。

屠夫遭受重创,大难不死,却不甘心失败。屠夫求教猎人,猎人送给屠夫一本祖传《狩猎秘籍》,屠夫读罢自惭形秽,回归本行,重操旧业,不再轻言空手套白狼。

“长安稼娃”今昔谈

朱文杰

事好朋友薛林安父亲的家,他老人家当时才恢复教授工作,连忙给我下了一碗挂面,还特意拿出一小碗猪油,让我一筷子搅到面中,我三口下了肚,才压制住了胃酸,三十多年过去了,只记得挂面那个油香呀!

现在日子变好了,但我的胃却怀念这“哄上坡”的搅团,2000年时在长安的西北饭店开政协会议,嫌会上伙食太油腻,约上有美食家之称的于雅先生,还专程去一个叫“长安稼娃”的饭店吃这包谷面搅团。你说怪不怪!如今这包谷面搅团,成了咱陕西特有的一种名吃呢!

说“长安稼娃”,在改革开放前,日子艰难的时候是贬损长安县的农村人,“稼娃”指种庄稼的人,说“稼娃”就是看不起农民、看不起穷人。称进城的农民为“稼娃”,那可是对人最大的羞辱。记得小时候流传一首民谣:“稼娃进城喝油茶,一摸口袋没有嘎。帽子一卸光光,原来是长安的向阳花。”“嘎”指钱,“光

光”指剥光的头,“向阳花”则来自一句歌词:“公社是个红太阳,社员就是向阳花。”农民即公社社员,“向阳花”是农民的代称。用我一长安同学的话说:“啥向阳花?城里人酿咱农民呢!”“酿”连讽刺带损人的意思,好像是从酿醋引伸来的,我同学再跟一句:“把咱酿醋咧!”可如今长安县人变成长安区人,生活一点不比城里人差,再也不嫌、不怕把自己称“长安稼娃”了,还做了饭店的大招牌,好像意思里有让长安人永远记住自己曾经被人看不起、受歧视、缺少喝的苦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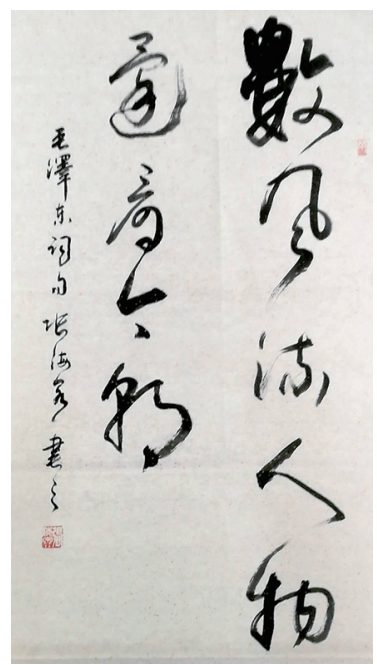
再有曾经被人讽刺的“凤翔改改”也成了凤翔人开的饭店名字。确实时代进步了,陕西人自信了,这样的招牌名字,透着多少智慧与幽默呀!似乎在反讽着当年那些眼窝子浅的城里人的小市民意识。

需要声明的是:“稼娃进城喝油茶”这段民谣或儿歌,我过去从来不说,我特别反感歇斯、

看不起农民的各种言论。我见过受到冷眼和被歧视农民的那种羞愤和尴尬。今天把他写进文章,想说一句时髦语: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,“有钱都不能任性。”

包谷面做法很多,能熬包谷糝,分大糝和细糝,如果光用面粉就叫包谷糊糊;摊玉米饼,掺菜加调和叫菜饼;蒸发糕,发糕中间夹两个枣,叫枣糕;包谷面压烙烙,不像荞麦面烙烙,其中掺了什么人淀粉,太硬,老百姓叫“钢丝面”,吃了难消化。但更多的则是打搅团,搅团吃不烦,能变出花样。

搅团搅团,关键在搅。既要用力,还要把握好力度,搅动时要一下一下顺着锅内沿搅大圈,插到底搅,沉稳均匀。再就是搅的次数很重要,“搅团要好,七十二搅”这是最少的数,还有逆时针七四十九下,顺时针七七四十九下、那就接近一百六十下呢!



书法 张海泉作

笔走龙蛇